



牧铃

藏书

智 豺

牧铃 著



牧铃动物小说系列·最新精品藏书

智豺

牧铃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豺 / 牧铃著. -- 长春 :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3.7

(牧铃动物小说系列)

ISBN 978-7-5386-7322-7

I. ①智… II. ①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1962 号

智豺

作 者 牧 铃

出 版 人 赵国强

责任编辑 孔庆梅 陶 锐

责任校对 崔媛媛 欧 欣

封面绘图 187 艺术工作室

内文插图 187 艺术工作室

封面设计 于 青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19700

印 张 6.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0431—84615401 0431—86037896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7322-7

定价 18.00 元

内容简介

名列“豺狼虎豹”之首的红豺，是维护山林生态平衡的骁将。可是，受家犬携带的狂犬病毒感染，有一小群红豺竟成了林中的恐怖死神……为了拯救银岛红豺，当地科学工作者竭尽了全力，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一系列惊险故事告诉我们，对动物来说，大自然才是最好的“教官”；爱护自然，就是保卫人类和动物的共同家园……这部以写实为主的小说与读者一起走进红豺活跃的银岛，窥探红豺生活的秘密，也在现实与科幻之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目 录

引子——银岛红豹	1
一、山林遇险	13
二、生死决斗	41
三、“智豹”计划	63
四、超级斗犬	91
五、无敌的丛林卫士.....	109
六、被迫战斗.....	135
七、隐入山林.....	157
八、豹 友	183
阅读卡.....	199

引子——银岛红豺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赎罪——向大自然、向银岛山林中被我消灭掉的最后一群野生红豺……

在濒危动物保护协会的大厅，有人认出了我。

“哦，是你！你的事迹电视台和晚报都做了专题报道……英雄啊！”他冲过来握住了我的手，“简直难以想象，你独个儿面对十多头疯豺的围攻，居然能保持镇定，假如换了我，恐怕早已……”

“可是。”我打断了他喋喋不休的恭维，“银岛森林的红豺也在我手下灭绝了。”

“这不是你的过错！”那人激烈地反对，“红豺染上了

不治之症，即使你不向它们开枪，它们也很难活过这个星期……你的英勇果断保护了游客的安全——那么多游客，其中还有夏令营的中小学生……作为森林防护员，你有权开枪——你没错，绝对没错！”

我深深叹了口气，告诉他，我是来看九头幼豺的——就是那位乡下中学生送来的幼豺。我怀疑这批幼豺身上也潜伏着狂犬病毒，因为它们极有可能是岛上疯豺遗留的后代。

他像是吓了一跳。“不可能吧，”他说，“中学生送它们来的日期，还在你独战疯豺之前十多天。而且，它们不是出现在岛上——那个中学生是环湖乡的，他们村在银环湖外侧——据他说，发现幼豺的地点离他们家不足五百米……”

“幼豺附近有没有发现母豺遗留的痕迹？”

“这……我不很清楚，应该没有吧。”他分析着，“你想想，假如母豺待在附近，它能让那男孩抱走它的儿女吗？”

我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当哺乳期间的母豺觉察到自己与整个豺群都面临灭绝，它会理智地选择把儿女送走。尽管这样干，幼豺也难免一死，但总比被疯豺撕碎了要强。

“如果它是疯豺群中的一个，就不可能这么理智。”他找到了反驳我的理由。

“你刚才说是十多天之前——那会儿豺群还没有进入最后的疯狂，在母性支撑下，它保持一定的清醒完全有可能。”我说。

“是吗？”他走近墙上悬挂的大地图，“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你瞧，这儿——这儿是中学生找到幼豺的油茶林，虽然离湖面不远，可是——从湖岸到银岛，最窄的水面也超过了三千米。身材瘦小的母豺一次只能叼一个幼崽，按你的说法，它一口气往返了九次……不，那太接近神话了！”

我却对这种“神话”深信不疑。从小与家畜野兽打交道，我明白动物的母爱在关键时候能够创造出怎样的奇迹。远的不说，我家那头驯良的老母牛为保护初生幼仔，曾跟一头华南豹周旋争斗了近一个小时，直到我和爷爷赶到……

“这种情况下，母兽的体能和毅力往往能超出常规许多倍！”没工夫跟他纠缠，我简单地解释，“这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母爱的力量’。”

“听起来有点玄乎……好吧，让我相信一位护林员丰富的经验和直觉……”

这位饶舌的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说着，把我领进了小楼后面的饲养场。哦，饲养员正在给幼豺们吮吸装在奶瓶中的牛奶。一名中年兽医蹲在一边，挨个儿仔细观察着。

我尽量轻巧地走了过去。

我的猜测没错。

红豺幼崽鼻梁上隐约显现的白斑，证明了它们是地地道道的白鼻豺；而白鼻红豺除了银岛森林之外，别处早已绝迹。

饲养场的兽医老李对它们做过了一系列例行检查和防疫处理，其中包括注射强效狂犬疫苗和血清。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

跟老李交谈了一会儿。我们都看出这些幼豺除了体质极差，它们的智力——肢体反应的灵敏度、觅食的技能以及对口令的理解等等，均达不到应有的标准。人工喂养这么久了，每次喂奶，饲养员还得把奶嘴塞到它们嘴里。即使这样，不到半分钟，咬丢了奶嘴的小豺又吱呀吱呀乱爬了——如果不帮忙，它们竟找不到近在咫尺的奶嘴！这里面有药物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母乳不足造成的缺陷，当然，更不能排除生命早期遭受病毒摧残留下的某些后遗症。

但只要它们能活下去，银环湖白鼻豺就不会绝种……

那以后，每到轮休的日子，我都到饲养场来陪伴它们。给它们授乳，做按摩，梳理，洗澡……为了让它们变得聪明伶俐，我常常带它们去市内公园游玩，给它们买玩

具，播放音乐，喂它们吃宠物“益智颗粒”之类的补品。我的工资除去自己有限的生活开销之外，全都花在它们身上。

这样做，我心里才好受些。

幼豺一天天长大了。它们胖得有些像小狗，鼻梁上的白斑日益鲜明，骄傲地炫耀着它们“以稀为贵”的血统。

唯一不能令我满意的仍然是它们的智力。自幼在银环湖林区长大，我清楚地知道白鼻红豺是怎样智力超群的一种野兽。

它们身小体矮，单个体重很少能达到 20 公斤，却凭借机敏和善于群殴的战术称霸山林。银环湖自然保护区内的华南豹和狗熊之类的猛兽，对它们都敬而远之。它们从不伤人，而且通常也不伤害人类喂养的家畜（除非饥饿到了极点，而牲畜近旁绝无人迹的情况下，才偶尔冒犯）。

更有意思的是，白鼻红豺对人类的老者和幼童有着特殊的信任和亲切感，从不加以防范。记得我七岁那年，有一次跟伙伴们进山拾蕈子，被一只小锦花鸡引诱得失群迷路。眼看着天黑下来，我吓哭了。月色迷蒙的林子里突然跑来两条狗，它们在我身边跳着，吠着，我的胆量一下子大了许多。在狗们的陪伴下，我在林子里瞎闯一气，居然

找到了回村的路。

两条狗一路护送着我。直到爷爷和村里人扬着手电光迎上来，它们才匆忙掉头，消失于林莽之中……

后来爷爷告诉我，护送我的，其实是红豺。

还有一回，几头红豺攻击山坡上的奶羊，我隔着山涧吆喝了一声，它们回头看看我，立即撇下奶羊，钻进了山林……

当上护林员后，与红豺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经常跟它们在山间“狭路相逢”，还不止一次地看到它们联合攻击猎物——那是多么冷静和智慧的一支战斗小队！它们懂得埋伏和迂回包抄，精于佯攻以及声东击西等种种战术。有一回，从大群中分出的四头红豺竟将一头牛犊子似的大野猪堵截在一堵崖坎下……

凭体重，四只红豺加起来都不及大野猪的一半。何况单独行动的公野猪多少有些怪癖，而且格外凶恶。猪残缺的耳廓和腹侧的伤痕，表明它是一员能征惯战的老将。这种大公猪常爱傍住大松树蹭痒痒，借松树辛香的油脂来清除皮肤里寄生的蜱螨以及真菌。层层凝结的松香，便在它腰腹两侧相对薄弱的部位，构成了坚韧的铠甲。

有些上了二百公斤的老野猪，身上的“铠甲”甚至能

抵挡虎、豹的利齿，距离稍远的猎枪子弹也休想把它击穿。因此，一般食肉猛兽都不敢轻易招惹它们，于是它们成了猪群的守护神。在“铠甲猪”的庇佑下，猪群繁殖特别迅速，对森林和农田的破坏极为严重。

一般情况下，唯有红豺敢以群体优势攻击超大体型的野猪。大公猪背对崖壁，向那四头红豺亮出硕大的钩曲獠牙时，红豺的进攻完全成了虚招。它们穿插不定地变换位置，轮番发起佯攻，每次都抢在被野猪长嘴碰上之前快速退开；扑空的野猪尚未缓过神来，别的红豺又从左右两侧锉开了猪牙。那身体笨重的大力士被迫一再退回，去对付另一只……

无疑，这是一种拖延战术，好困住野猪，消耗野猪的体力，等待后续援兵。

但野猪并非傻子。几个回合下来，实战经验丰富的它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实力——强弱如此悬殊，它干吗要谨小慎微？恢复了自信，大公猪嘶吼着朝正面扑来的红豺迎上去，一摆脑袋，啪！那豺狗被击打得飞下高坎。

果然不堪一击！野猪又信心十足地攻向另两个。

这两个不敢接招，迅速退开。野猪也不再恋战，很识趣地择路突围。

可是这坦克般的巨兽刚跑出数米，就立定了——它忽

然感觉到自己像是丢落了什么；猛地转过身，只见几头红豺在争抢着一段肥肠。腹内突然袭来的剧痛，让野猪意识到那肥肠正是出自它的皮囊，它怒不可遏朝那边冲去……

直到气竭倒地，大野猪也没能弄清楚：红豺到底趁啥时间掏了它的后窍？

从望远镜里偷窥这场恶斗，我禁不住心惊肉跳。但我一声没吭。不管我怎样担心大野猪逃跑，后来又如何同情这位中了“奸计”的呆霸王，我都无权干涉它们的战事，这是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工作的一条原则。因为人类必须尊重大自然，包括尊重“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决不能按人类的道德观念去做是非曲直的判断——野生动物之间的竞争本来就无所谓“对”和“错”，它们只遵从大自然赖以保护平衡与和谐的“大秩序”。

更为精彩的智斗，发生在红豺与食肉猛兽的相峙之中。彼此都知道对方“不好惹”，熊和豹子们很少与红豺小队干仗。偶尔，为争夺猎物狭路相逢，它们才迫不得已爪牙相向。

发现了红豺数量上的优势，狗熊多半会撤下猎物上树藏身。慑于熊掌的巨力，一贯谨慎的红豺也不敢贸然到树

底夺取猎物。它们在树下列阵，随时准备迎敌。

这是对耐心的考验！别说它们，就连我这个旁观者也耐不住性子，悄悄退下去干别的活儿了，对阵的双方还那样僵持着……

据护林员中的老人说，大多数情况下是红豺过于多虑——明知不敌，熊在匿入树冠的那一刻就从旁边的树上偷偷开溜了；也有意外情况——怒气冲冲的狗熊没准儿会陡然跳下，撂倒一两头红豺，出出气再逃掉。红豺或许会吃些亏，但笑到最后的还是它们。

攀爬技艺更精的金钱豹则把这套战术用得更活。曾有头雄豹为了夺回猎物，一连数次下树偷袭，没伤着红豺，却叼住了它猎杀的肥鹿。老豹明白，只要叼上了树丫，猎物就没有红豺的份儿了。可就在它卖力地拽着肥鹿爬树的当儿，四五头红豺齐齐跃起，咬住鹿腿，把肥鹿连同不肯放弃猎物的老豹一起从树上拽落……豹子胆战心惊，刚落地就夺路而逃。

仗着齐心协力和群战的智慧，红豺在银岛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同样是这群强悍的野兽，在与人类相处中又显得十分温和礼让。幼年的印象淡薄了，多次偷窥过红豺凶猛而不

失残暴的战斗场面，冷不丁于密林小道上遭遇它们，我还真紧张得绽出了一身痂子。

红豺最信任小娃儿，我却已长成了一米八的大块头，而且手持猎枪……这些多疑的野兽，难说不会拿我当敌人看待！

劈面而来的红豺小队“嗖”地闪向路侧，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啊，不，它们没有结成战阵，也不曾埋头伏爪摆出攻击的预备式，而是平静地站在树下，默默地注视着我。

好像是给我让路……

打消了鸣枪示警的念头，我硬着头皮，从两行红豺中间走过。

我担心的攻击并未发生。

走出十数米后，我忍不住回头看看。墨绿的背景反衬下，只看到金红色的豺群飞速离去的矫健身影。它们不向我回望，说明完全信任我，没把我当作敌人！

于是下次相遇我不再紧张。隔着老远，我们就相互让路，各自靠边，而后相安无事擦肩而过，就像彼此熟悉的邻居。

在我们的山林里，唯有红豺如此头脑清醒，敌友分明。怪不得老护林员都把它们看作朋友。

那以后，即使红豺小队匆匆从后追来，我也能处之泰然。我站到路侧，好让红豺继续它们的追猎。有一次，它们还帮我赶跑了一头在前方拦路的豹子，避免了一场人豹冲突。

它们甚至知道与人类喂养的狗互不侵犯。我的那条大黄狗，就跟它们一道嬉戏玩耍过……

眼前这群呆头呆脑的小豺，能长成那样机智聪颖而又骁勇善战的“山林之王”吗？

如果不能，它们就得在山野的生存竞争中遭到淘汰……

看着几个在我的巴掌逗弄下像哈巴狗那样笨头笨脑的小东西，我一次次陷入深深的忧虑。

我们都尽力了。可是我们真正做到了的，只是让它们获得了充足的营养。它们也许能长成比父辈壮大得多的大块头，但要填补它们智力上的缺陷，恐非人力所及。

喂过各种“益智”类的宠物饲料，又按照网络上提供的驯狗法做过多番尝试之后，我更失望了。幼豺们的智力基本上停留在笼养兔（那可是家畜中的“树懒”啊）阶段，它们对口令的反应依旧迟钝，至今不懂得在受驱赶时需要“逃跑”，不懂得听到集合的哨声必须聚集……美食也罢，责罚也罢，都很难让它们形成“条件反射”。

兽医老李从电话里给我捎来一个喜讯：“生物脑研究所”的乔所长愿意帮助我们，他们明天就把幼豺接过去。

“那太好了！”我满怀希望地喊，“他们打算用什么方法？”

“那没具体讲。”老李说，“再说，讲了咱也不懂啊，人家从事的那可是高科技！不过，乔所长透露了一点儿：这个课题被定名为‘智豺’……”

智豺——智力超群的红豺！等九个小家伙走出科研所回到银岛，会成为怎样杰出的一群啊！我禁不住浮想联翩了。

我眼巴巴地盼着下一次轮休，好进城去看望那些跟高科技搭上边儿的红豺崽子。